

熊谷守一是谁？大多数中国观众可能从没听说过他的名字。不过,这并不影响我们观赏2018年拍摄的日本影片《有熊谷守一在的地方》。

从这部影片的蛛丝马迹中,可以拼凑出完整的熊谷守一形象:从日本天皇问的问题“这画,是几岁小孩画的”,可以看出他的画风;从他亲笔所写的门牌屡屡丢失,可以看出其作品的价值;从家中络绎不绝的宾客,可以看出他受欢迎的程度;从“天狗”和“仙人”的称呼,可以看出人们对他的敬佩。

不过,熊谷守一对以上这些大概都不感兴趣。94岁时的他,已经30多年没出过自家院门。他与妻子秀子一起,过着平淡的生活——吃饭、在院子里活动、下棋、深夜画画。生意葱茏的院子,对他来说,就是整个世界。

《有熊谷守一在的地方》,讲述了日本“画坛仙人”熊谷守一(山崎努饰)和妻子(树木希林饰)的故事,该片导演是拍过《横道世之介》《南极料理人》的冲田修一。《有熊谷守一在的地方》曾在2018年北京国际电影节亮相,豆瓣评分为8.4。



对熊谷守一来说,院子就是整个世界。

《有熊谷守一在的地方》： 院子与世界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石莉萍

A “这个院子， 对我来说太宽阔了”

影片开始时,熊谷守一正在院子里行走。蓝紫色的绣球花、白色的玉簪花、黄色与白色的百合花间杂开在繁盛的绿叶间。小道上,蚂蚁忙碌地爬行,蜜蜂在花间出没,黑色的蝴蝶停在枝上,熊谷守一伸手去捉时,它就翩然飞走了。藤蔓沿着灰色细树枝盘缠而上,嫩绿色的小螳螂缓慢爬行。蝉声响在空中,风起,植物也一起发出喧哗。

熊谷守一在这样的院子里,拄着拐杖,走走停停。阳光透过树枝留下不同的光影。他有时停在茂密的树间,只露出一张脸;有时安坐金鱼缸边,拨开水草,看红色的小鱼伶俐地游动;有时铺好草席子躺在小道上,看蓝天白云;有时走下台阶来到水池边点上烟斗,以手轻拂水面,看青鳉鱼结队前来;有时侧卧在地上,看树根上的蚂蚁来来往往。他告诉摄影师:“蚂蚁是先迈开左边第二条腿爬行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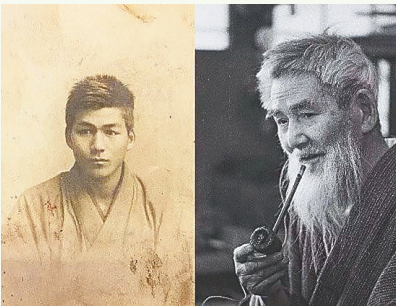
熊谷守一很忙,忙到没有时间陪客人。他凝视一块石头,便全身心投入,没时间顾及周遭的人与事,仿佛入定了一般。

按说,艺术家应该深入社会,足不出户如何创作?但是,观察分向外和向内的两种方式,世人大多重视向外观察,却忽略了自身内心世界的开掘。生活中,有几个人能看清蚂蚁爬行的方式?

须弥山可以纳于芥子,一个小院,也可以是尘世的缩影。所以,熊谷守一才会说:“这个院子,对我来说太宽阔了。”更何况,熊谷守一的院子,离尘世很近。当附近的挖掘声惊起枝上的鸟儿,熊谷守一的宁静终被打破。



影片中,熊谷守一为客人写下三个字:无一物。



青年和老年时期的熊谷守一。



《有熊谷守一在的地方》,讲述了日本“画坛仙人”熊谷守一(山崎努饰)和妻子(树木希林饰)的故事。

B “我家的那位， 只写自己喜欢的字”

信州的温泉店老板来求字,请熊谷守一为他书写“云水馆”三个字作招牌。熊谷守一因多年未出门,不知道有新干线,以为客人长途跋涉前来,就答应为他写字。众人围坐,等待熊谷守一落笔,他却写下三个字:无一物,搞得老板哭笑不得。周围的看客说:“无一物,就是什么都没有的意思,是老师喜欢的一个词。”这真是印证了夫人秀子的话:“我家的那位,只写自己喜欢的字。”

不光是写字,熊谷守一活得恣意、任由心性。他对着风中轻摇的葱绿叶片说:“你们一直都在这里吗?”,又对着池边捡起的灰色小石头说:“你从哪里飞来的?”动与静,在熊谷守一这里,并非二元对立,而是浑然无分别的。院子里的所有生物,与他画室里的猫头鹰、鸟笼中跳跃的小鸟都是生命,与人一样的生命。

不想写的字、不想画的画,熊谷守一绝对不写也不画。国家要给他颁发文化勋章,在众人的期待目光中,他一口回绝,原因竟是:“不要,接受了这种东西,又有好多人要来我家了。”

熊谷守一愿意守着宁静、充满生命力的院子,与妻子下下棋,每天去看看蚂蚁、金鱼、池塘。影片中他没有他画画的镜头,只有他的画室,桌面零乱,一道微黄的阳光从院子里射进来,窗口的猫头鹰安静肃立。

熊谷守一认为“拙劣也是画的一部分”,小院外的“拙劣”更是比比皆是,世上并无那么多喜欢的事。当周围的公寓建起,熊谷守一决定填了自家池塘。看不到他有多痛苦,实际上这部影片中并没有痛苦的因子,最多是叹息。熊谷守一日日观察的院子,一定也告诉了他衰败与无奈,还有如何放弃。

C “这个院子， 是我丈夫的生命啊”

熊谷守一的宁静生活,离不开妻子秀子的守护。除了生活中无微不至的照料(艺术家在生活中大多是低能儿,熊谷守一也不例外),她举手投足间对熊谷守一的理解,也令人十分感慨。

秀子竭尽全力替他挡下小院外的各种骚扰,营造出小院内的宁静氛围。这样,熊谷守一才能在自己的世界里入定。

影片中,老演员树木希林的表演如静水。在影片中,她常常只用简单的叹词,如不同长度、不同语调的“啊”来表达各种情绪。最动情的一次,是她对建公寓的人说:“你们建了公寓,院子里就照不到阳光了。这个院子,住着很多的植物和虫子……还有猫啊,鸟啊……这个院子,是我丈夫的生命啊。”这段话,秀子说得柔中带刚,缓慢却有分量。

院子是熊谷守一的生命。那么,秀子对熊谷守一又意味着什么?幻境中,额头戴着奇怪灯泡的男子要求熊谷守一一起离开时,他说:“这个院子,对我来说太宽阔了,待在这里足够了。再说,我走了,又要让孩子他妈受累了。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。”他懂得秀子的累。

灯下,熊谷守一与秀子有这样一段对话:熊谷守一:“如果人生能重来一遍,你觉得如何?”

秀子:“这样啊,我不要。因为太累了啊。你呢?”

熊谷守一:“我不管重来几次都愿意,现在也是,想多活些时日……”

1977年,熊谷守一以97岁的高龄离世,秀子功不可没。

影片结束于摄影师的俯镜头,熊谷守一的小院被林立的高楼包围着,树木的绿意打破了周边的灰色,其间有活动的微小人影。“有客人来啦”,秀子的声音响起,生活如常。

我一直相信,在熙攘尘世的缝隙之间,熊谷守一那样的小院还有无数。其中的人们,生老病死,自有法则,不知有汉,无论魏晋。

